

开·卷·书·坊

子聰
開卷閒話七編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小·卷·书·坊

子
聰
開卷閒話七編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卷闲话七编/子聪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13. 6

(开卷书坊·第2辑)

ISBN 978-7-5326-3863-5

I. ①开… II. ①子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7349 号

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
责任编辑 杨月英
技术编辑 顾 晴

开卷闲话七编

子 聪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
(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4 字数 91 000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3863-5/I·172

定价: 25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 021—69213456

开卷闲话七编

刘绪源序

子聪先生编《开卷》已逾十载，所写《开卷闲话》出到第七本，想来真是不容易。文人做事，“其兴也勃焉”，最爱说的就是那句“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”，所以，有好的开头没好的收尾的事，十件之中总要占到五六，乃至七八。子聪编书编刊，真如其文字所示，是那么安闲写意，其乐融融么？恐怕没这回事。凡长期坚持的工作，虽有一种乐趣在内里支撑，却也不免有“熬”的时候，有惨淡经营的一面，有难以为继却又山重水复的过程，这是每个有类似经历的人都会有的经验（动辄“败兴而归”的公子才子，是不会体验这甘苦的）。所以，提笔写这篇小序前，先要郑重表示：向子聪先生，向这位默默做事的、不懈的劳动者致敬！

关于《开卷闲话》的好处妙处，所说的人已不少，不必我在此处赘言。但我毕竟也做了多年编

辑,文章已看过不少,对于文章的好坏,也可算是知道一点了。“古董店的小伙计”有时插嘴,说几句古董品位高下的话,所谓鉴藏专家往往不能不当回事。我虽还没有这资格,插嘴说几句的冲动却是有的,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,如实道来,以就教于子聪吧。

最近几年,写买书访书和书友交往的日记体的文章,似乎多起来了,结集成书的,就我接触的范围看,至少也有一二十种。这里边,比较喜欢的,还是《开卷闲话》和《笑我贩书》。二者的风格略有不同,范笑我君似乎更“自然主义”和“浪漫主义”一些——这两个“主义”当然是借代,前者指他事无巨细有闻必录,且毫无顾忌;后者指他文章气势上的放达,虽只是记实,并且只记他人的话,却读得出他作为听者的激情,读着也容易让人兴奋起来。子聪君则更“古典主义”和“现实主义”一些,我指的是他记事的老到、收敛、注重资料性,并且不刻意惹是生非,照顾到各方作者读者的舒适。这样收敛的文字仍能让人读得津津有味,这里就有奥妙在焉。

应该说，子聪的文字与近年出版的某些书友日记相比，在品位上是略高一筹的。这首先在于眼界开阔，他所记的，不是只有自己或一二私友感兴趣的小事，诸如某日买书赚了某日又亏了之类，而多是大家有普遍兴趣的事。他来往的朋友中不乏大家，所谈者确有不一般处，往往翻不几页，即感神旺，欲罢而不能了。其次，是作者心态比较端正，他对不出名的书友同样尊重，决不端架子；对大名家则既有足够的敬重，又能保持平常心，无受宠若惊之态；更可贵者，是字里行间，决不乘机标榜抬高自己，于是显得雍容大气。我以为，这里的关键还是眼界开阔，看得多了，一切了然于心，不争一己得失，这才写得出好文章。

子聪的文字如前所说，相当收敛，因重在记事，所以也不作太多的发挥。这自有引而不发的好处，因此也更为客观、耐读，容人自去咀嚼。但我以为，其实也不妨偶尔插入一点点主观，即使作为调剂，也会使全书增色。如孙犁的《浇园》，一篇非常写实的冀中乡村小说，但写至最后，却忽然来了段华彩

的笔墨：

天空里只有新出来的、弯弯下垂的月亮，
和在它上面的那一颗大星，活像在那旷漠的疆
场，有人刚刚弯弓射出了一粒弹丸。

这是写景，又是抒情，还暗含着爱神丘比特的
比喻，文章的境界一下子开阔了。我想，这就是文
气变化所至吧。近读清人编的《六朝文絜》，前有谢
章铤的四百字小序，写得简洁老到，但写到编书者
日后的前途时，也有一段意外之笔：

……浔阳、湓浦之间，觉人（即编书者）之
书屋在焉。日斜风定，江天萧瑟，其乐与素心
人共晨夕乎？寻章摘句之余，其无有上下数千
年、纵横十万里之思乎？

全文戛然而止。这最后的设问与抒情，一下子
把这本书与这位编者带到了一种全新的境地，不由
让人浮想联翩。我想，子聪的记实的文字中，如偶
或也有此种变化，即使整本书中只出现一二处，也
会给人以意外的惊喜。在收敛的文章中，有时放纵
一下，会有特别的意趣。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，即此

之谓乎？

权将这“小伙计”的自说自话，供奉子聪先生参考。

二〇一二年五月草于上海香花桥畔

李世琦序

今年五月十七日，我正在保定出差，收到董宁文兄的邮件，约我为即将付梓的《开卷闲话七编》写序。今年，我已与一家出版社签约，在国庆节之前交出一本专著的书稿，预计在二十万字，现在只写出不足二万字。此前，我已经提醒自己不要再接临时插进来的约稿。思忖之后，我还是很快给宁文兄回信，答应承担此项任务。

我之所以承担此项任务，是因为《开卷》是我看重的杂志，宁文兄是我看重的读书人、编刊者。二〇〇八年春，《开卷》出刊百期，我曾应邀撰写《书香一缕祛喧嚣》一文，文中写道：“读这个刊物，感觉作者是读书人，读者是爱书人，《开卷》是读书人、爱书人的同人刊物。它刊载的文章没有功利性，没有铜臭气，就是一群读书人、爱书人进行自由交流的平台。在世风浮躁的当今，它营造了一个读书、写作、

交流的小环境，可以慰藉焦虑的心灵，祛除世俗的喧嚣，在市场化、粗鄙化的文化沙漠中营造了一个文化的绿洲。”

那时，我与宁文兄还缘悭一面。那年夏，我在芜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因为误了从南京回石家庄的航班，需要到南京市内办改签手续。我忐忑不安地给他打了电话，他热情地约我到凤凰台《开卷》编辑部见面，还请我在附近吃了午饭。午饭时，听他简略谈了他的经历与办《开卷》的一些事情。他给我的印象，气质儒雅，高挑身材，言谈诚挚，普通话略带南京口音。他待客不是非常热情的那一类，但让客人感到他的真诚。

弹指一挥间，已然过去了四个年头，《开卷》的编辑部也从凤凰台搬到了卧龙湖。其中的曲折我不甚了然，但可以想见。《开卷》终于继续出刊，我为《开卷》庆幸，也为喜欢它的读者慰藉。

《开卷》的真正价值，我觉得大约要到数十年、上百年以后才会凸显出来，那就是“记录物化时代的优雅”。读者知道，从五四时代的“砸烂孔家店”

开始,而后是“救亡压倒启蒙”,八年抗战,国共内战。新中国成立后,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,一直到十年“文革”。中国传统文化奄奄一息。改革开放后,传统文化刚刚获得生机,铺天盖地的经济大潮无孔不入,无坚不摧。到了今日,政界卖官鬻爵,商界唯利是图,学界斯文扫地,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。处此时代,有良知、有责任感的文化人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继承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,天下皆浊我独清的精神,传承顾炎武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火炬,不惧孤独,不惧艰难,执著前行。《开卷》人的身上正体现了这样一种可贵的精神。虽然他们人数不多,却真正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方向。

如果没有《开卷》一类的报刊,后人在查阅我们时代的文化资料时,看到的是千部一腔、千人一面的文艺作品,同质化的理论文章,无错不成书,无错不成报(刊),后人将会鄙视我们的时代,我们也愧对我们的先人,就像我们今天看待科举时代的八股文,看“反右运动”、“文革”中的大批判文章。有了

系列出版的《开卷》等报刊,后人会发现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,尚有一批读书人在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,尽着自己的义务,如鲁迅评论唐末的小品文,这是“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”。

有了《开卷》一类的报刊,在万人争考公务员、著书皆为稻粱谋之时,尚有一批不识时务之徒,不计名利,义务劳作,汲取域外先进文化,传承中国传统文化,煮字炼句,在不长的文字里,不仅给读者以知识,还要给读者以阅读愉悦,真正做到了“开卷有益”。于是,我想起了一位伟人常被引用的一句话:“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,却将流传后世。”

《开卷闲话》从第一辑开始,就持续地记录着全国范围内读书人、著书人的活动、交往,其中既有名满天下的学界泰斗,也有默默无闻的年轻学子,南到海角天涯,北到雪地冰天,不管相识还是陌生,都在为了中国文化而用心交流,为中国的进步读书、写作。这皇皇七卷的闲话记录了一连串进步的足迹,巨量的心血,默默的奉献。

南京一别,转眼已是四度斗转星移。我与宁文

兄虽然不时文来信往，却一直没有重逢的机会。卧龙湖，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，我还无缘一游。我只有在太行山麓，遥望南天，默默地祝他珍重——为了《开卷》，也为了《开卷》的读者诸君。

翻阅《开卷闲话》，心潮涌动，匆匆写来，言不尽意，请宁文兄与大雅诸君有以教我。

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夜

于石门静远斋

子张序

十年人意好，

七卷书缘深。

一点闲情在，

千秋共一樽。

上月十一日，接到宁文兄约写短序的手机短信，苦恼了差不多一个月，才在这个有点像黄梅天的闲天想到这二十个字。除了“千秋”二字似乎有些矫情外，约略可以表达我对《开卷闲话七编》的心情。而之所以“苦恼”，倒不是无话可说，只不过欲找到那最该说的几句，而不想下笔千言、废话一筐。

《开卷》的“闲话”，到如今说了十三年，编了七部闲话集，一跨两个世纪，曾经为初创期的《开卷》留下笔墨的老寿星们，陆续凋落的可真不少，回头

看看当初他们留下的文字，也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那么，这七卷闲话，岂不是已然成了一个书界闲话博物馆了？

闲话虽小道，亦可见人情、养灵性、移世风矣。

还记得某老谢世后，宁文兄忙着为其编纪念专刊，我也曾涂写几行新诗，表达心意，后来不见宁文兄刊用，或以为与整体风格不协调吧？如今我倒想借着写短序的机会，把那几行新诗句移录于此，算是对开头那二十个字的一点补充。

诗曰：

爱书人的一壶茶淡了
满世界的汽车尾气兀自喧腾
绿邮筒守着行道树
陌生面孔往来若流星

飞机飞，火车鸣
股市跌，血压升
北京在颁奖
加沙在战争

三九天

八点钟

爱书人的脚步声远了……

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

子张于杭州午山